

佯狂

向 島 著

海外借

作家出版社

佯狂

向 島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佯狂 / 向岛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3

ISBN 978-7-5063-9932-6

I. ①佯… II. ①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1126号

佯 狂

作 者: 向 岛

责任编辑: 雷 容

装帧设计: 焚香图文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165 千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18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932-6

定 价: 33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就是这个晚上，马川在睡梦中自己把自己的右手手腕啃了个血肉模糊。马川平常丢三落四，忘性大，觉得自己啥事也记不住。能把这个日子记住，不单因为手腕受伤是血的事实，也是因了另一些人和事的参照。

下午下班时间到了，马川才离开的办公室。他坐公交车到了时代广场，一下车先拿出手机打电话：一哥啊，我到了，你赶紧过来。电话那头说马上马上。“一哥”是马川自小的同学，成天狗皮袜子没反正的，半下午那阵就打来电话，说是晚上要一块儿喝酒。马川挎包里装着一瓶老西凤酒，是他整理办公室时翻出来的，自己什么时候塞在墙角的都不记得了，被破旧报纸杂志给遮住了，透过酒瓶看标签背面打的日期，竟然是十年前出产的酒。一哥上次来办公室就盯上了这瓶酒，嚷嚷说陈酒新茶，再好不过，啥时好好喝一下。马川要穿过时代广场往饭店走时，才发现今天的广场有些异样，

黄色的反光布带整个儿围住了广场四周，稀稀拉拉站着一圈保安在执勤，不时指指点点着，阻止想要进入广场的人。广场地面上铺满了稻草垫子，不少人在围观，马川听到他们说，广场里的长龙大厦明早就要整体爆破拆除了。许多人竞相用手机拍照留念。马川抬头看，三十六层高的大厦上，垂悬下来一条条红布标语，又宽又长的在远处鼓胀翻卷，巨大的黄字印着“鹏程爆破，创造精彩”之类广告词，底下竖写着阿拉伯数字的电话号码。看来果然是要拆了，爆破公司借机在做广告。马川住的小区离这里不远。长龙大厦主体工程建成以后，杵在这里怎么也有两三年了吧，却一直还是水泥本色，不见有内外装修。这座大厦地上三十六层地下还有两层，当初建设时，围墙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“长宁第一楼”，如今高楼群起，是不是还保持着“第一”，就不知道了。马川并不关心这个。只是每当站在自家阳台，望着这水泥色大厦横在眼前，就会心生一个奇怪的联想：这些供活人居住的房子，远看起来，窗洞又小又密密麻麻，就跟在墓园里看到的那一排排阴宅没有什么两样，马川每次都在心里阻止自己这样想，内心却恶作剧一般，禁不住偏要这样去想。这碍眼的灰楼眼看就要炸掉了，马川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。不过他并不关心这些。

马川绕广场半圈往饭店走，还有一站多路，但他不想再换车坐车了，想走一走。

“朱蹄坊”的生意迟早都是个好。马川提前打电话订了座儿。门前停满着车，靠近门口那个固定车位，照例是朱老板的奥迪 A8，夕阳下漆黑瓦亮。朱老板如果不出门，他的车就放在这里，出门了这车位也为他空着，竖一个醒目的黄色塑料牌子：固定车位，严禁泊车。朱老板卖蹄花，从早年的三轮车生意到油毛毡棚子再到如今自盖的三层店面，生意越做越大。马川一直是吃着他的蹄花，过几

天不吃就想这一口，把自己也就从个二十出头小伙子吃成了四十岁中年人。所不同的是，朱老板眼看着越来越阔，马川大学毕业分配到长宁市群众艺术馆，没挪过窝不说，还越活越没了神气。朱蹄坊朱红大门，门额上悬挂着三个大字“朱蹄坊”黑底金字招牌，门的两侧，还配以与众不同的对联：“黑蹄白蹄好吃才是主题，大蹄小蹄全然不成问题”，是长宁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顾若虚的手笔。马川看见朱老板正站在店门口和人说话，跟二十年前一样精瘦，底气和精神却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进城做生意的农民了。朱老板右手插进裤兜，双腿站得直挺。那一年他在高速路开车，出过个事故，那时候他开的还是一辆破旧桑塔纳，据说是好端端走着，前面一辆加长货车突然撞上隔离带发生侧翻，货车上满满当当拉的黑猪白猪，摔死的猪横七竖八摊在路面，没摔死的猪便满路乱窜，朱老板既要躲事故车辆还要躲死的活的白的黑的猪们，慌乱中失控，一头扎向路边护栏，好在折了半条左腿和右手的两根指头，人没事。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也有人说这是猪们的报复，往后该改行了别再卖猪蹄。朱老板还偏不信这个邪，索性把原来挂在油毛毡破店面的“猪蹄坊”招牌改为“朱蹄坊”，径直把自己姓氏嵌进店名，这一字之改，生意竟然突飞猛进，又三年下来，拆掉油毛毡棚子盖了新楼不说，很快在省城和其他地市开了几家分店。朱老板生意好的最直接体现，是他的义肢在不断更换提升，先前是国产的，一脚高一脚低，走起路来还咯吱作响，现在听说是换了世界最先进的德国名牌义肢，走起路来完全好人一般，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什么问题，加上右脚本来就好着，把个奥迪 A8 过来过去地开，风驰电掣一般，怎么也算是长宁市里个人物了。朱老板以前看见马川老远就打招呼，现在见了，有时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，有时就视而不见，生意好了人多眼乱，不能怪他一阔脸就变，也实在是顾不得。马川并不

管这些，咱是吃他的猪蹄又不是吃他本人的“朱蹄”，无所谓的。他进店找到地方坐下，临窗的一档格子。

马川刚坐下，手机响了，心想一哥这家伙来得倒是快，一接却是他的主任白小白。白小白这段是到马栏县深入生活去了。马川说，主任好。白小白说你在哪里啊。马川说刚下班啊我才从单位离开，怎么，主任查岗啊？白小白笑道，不是不是，我从马栏县回来了，中午那阵才回来的，一回来就替领导忙了一个下午。马川说，我刚到的朱蹄坊这里，要跟一个老同学吃个饭。白小白问男的女的啊。马川说，哈，男的，怎么，大主任连这个都要检查？白小白说不是不是，你要没有啥不方便的话我过来，咱们一块吃饭，今天我来做东。马川说，噢……那好啊！白小白说，我跟体育馆秦伊力两个，对了，我把报社耿亚红也叫上，一共三个人，你挑拣些好菜点啊，咱提前说好了，我的东。

群众艺术馆这种单位，作为文化系统一个下属事业单位，无足轻重得很。外人不知道了还以为那里又是单独院子又有办公楼，是个机关呢。殊不知世上的机关，那是分为主机关、亚机关、准机关的，马川虽说没混上个一官半职，对于这样的谱系毕竟还懂得。这种单位，你非要说它是机关，算个准机关都勉强。至于马川所在的文艺创作室，则是群众艺术馆下属的小小科级建制，实际上满共也就三个人，一个主任两个兵。但主任白小白在市文联那里还挂了个副主席，享受副县级待遇，算是高配的。马川平时未必坚持坐班，问题是这段单位里没人了。白小白去了北部山区的马栏县深入生活，那里是她的生活基地，另一个女干事小吴，则是生小孩休产假去了，只剩下马川一个。市里如今抓纪律作风，动不动检查出勤，有关部门牵头，电视台报社相跟，扛着摄像机，不打招呼说到就到，大小一个单位总不能关着门。好在工作性质所决定，坐班也

无非是翻翻闲书，一晌时间不知不觉也便打发了。

电话刚打完，马川隔着玻璃窗就看见一哥来了，正从一辆摩托车后座跳下来，掏出一沓零钱给摩的司机付费。一哥从窗外也看见马川，径直走到座位，嘻哈着说，看哥们儿行动够迅速吧？马川说，今儿没有开你那破微型面包车？一哥头一歪，说你他妈的啥人嘛，咱不是要喝酒么，你想让我酒驾抓进去啊？马川笑道，你那破车，喝完酒往街上一抛就是几天，又不是没乱抛过。一哥说，那车破是破，毕竟还是咱的一份家当么，尽可能珍惜着的好，让我先上一下卫生间去。

服务员过来，马川点菜。按白小白说的，挑拣好的菜点，无非是多点几样蹄类，红烧猪蹄、糊辣羊蹄，还有驼掌、鸡鸭鹅掌之类，正点着菜一哥捧着一双湿手过来，说不点了不点了！马川一脸不解说，你个神经病，咋回事嘛？一哥说咱走，不在这儿吃了，走，咱走。马川说你有病啊！人家白小白几个还要过来，我都给她们说了在这儿呢！一哥说，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？给她们说换地方不就行了？拎了马川装酒的包儿就走，马川只好站起来，跟着往出走，回过头跟服务员说，啊……对不起对不起，地方先给我们留着……一哥歪过头给服务员说，不留不用留了。出了门马川问到底咋回事啊。一哥说，贾宝民个贼日货也在这儿呢。马川知道贾宝民过去是跟着一哥做同样营生，后来跟一个女县委书记结了婚，而那个女县委书记后来又提拔了，就是现在的鄢静之女副市长。马川停住步说，我当是咋了呢，蝎子把尿蜇了样，弄半天，不就是个贾宝民么，他吃他的咱吃咱的，咱又不是吃他的。一哥揽住马川肩膀，说快走快走，我看见那货黑心就泛了，人家一帮是坐在包间里的，一见那尿式子人，不吃都够了。

他们往南走，来到滨河路。滨河路以前只是一条路，自从前两

年把渭河河道里隔出一道水泥堤坝，靠市区这边蓄上水就叫做长宁湖，滨河路于是变成热热闹闹的饮食一条街，面朝长宁湖，大小餐馆一家挨着一家。他们选择了一家叫做“荞麦园”的饭馆，在二楼要了个临街的包间，窗外就是那一泓湖水，这里的环境还好。马川赶紧先给白小白打电话说挪地方了，并找借口说朱蹄坊那里没有合适的座儿。一哥的情绪却依然纠结在贾宝民身上，说你没见那货如今竟然弄个银丝边眼镜戴着，脖子上还搭个真丝围巾，把自个儿弄得知识分子样，人模狗样的要多恶心有多恶心，贼日的跟我一样抬尸工么，他不抬尸这才几天，就不知道自己姓啥，是老几了？马川翻菜谱点菜，不抬头说，咱还提他干啥！

白小白她们很快也就过来了。三个女人一胖两瘦，白小白是雪白的尖领衬衫插在底下艳红的大摆裙子里，细腰上系条鳄鱼皮纹的窄皮带，一进门先拱手说，晚上好！马川看她，脸上明显有着山区紫外线的痕迹，不过人很精神。秦伊力则是高大胖，把一身蓝色白道的耐克运动衣撑得鼓圆，前胸后背的“√”标志就越发醒目，手指上不住转动着汽车钥匙环儿。三人行，越发衬托得耿亚红黑瘦地缩在后面。白小白先介绍耿亚红说，长宁日报社文艺部耿主任，咱们长宁市大才女。耿亚红说，不敢不敢，我算哪门子才女啊！耿亚红跟马川握手，他们早都熟悉。一哥抱拳晃晃，不上前反倒后退，省却了握手的程序。白小白又介绍秦伊力说，秦主任，市体育馆的大管家。马川打招呼握了手，一哥照样抱拳晃晃。马川然后也介绍一哥说，第一哥，我自小的同学，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。一哥抱拳继续晃着，跟谁也不准备握手的架式。白小白说噢，弟兄好！一哥口里重复一句“弟兄”，噗嗤笑了，说我姓第五，第五剑，粗人一个，不好意思，老先人传下来这个姓，瞎着哩，一辈子都弄不到人前去，也让大家为难了。拱了手来回晃。大家都笑。马川说，他从

小就人高马大，动不动还好打个不平，年龄也比大家大一半岁，同学们先是叫他第一哥，后来图省事就叫成一哥了。他这副块头，名副其实是吧？几位女士附和说，就是就是。白小白说，一哥你就给咱上坐吧。第五剑忙摆手往后缩，说不敢不敢。白小白说，耿主任，那就你往上坐，你今天应该是主角。耿亚红推辞说，我算啥主角呢。白小白便拽了耿亚红一起往里坐了，说都坐都坐，反正是圆桌，也无所谓上下。秦伊力挨着耿亚红坐下，手指上转动的车钥匙并不停下来。马川把第五剑推进去，说我是个左撇子，我得坐边上。一共五个人，白小白在中间，一边两男一边两女，半月形就围坐了。

大家先就说到了长龙大厦即将爆破拆除的事。马川说就在家门口呢，咱以前竟然不知道。耿亚红说，也不是一天两天，好像是酝酿一段时间了。马川问，长龙大厦老板是谁？耿亚红说，长龙房地产公司，鼎鼎大名的庞志坚老板呀！据说当初公司起名，还是掏高价请世外高人算了卦的，把“龙”字从“庞”字中拆出来方可兴盛，长宁舞长龙，果真就盛极一时了，这长宁湖工程也是他搞的嘛。马川说，噢，貌似本届红人嘛，怎么就……耿亚红淡淡笑道，那当然，时代广场作为长宁的白菜芯儿，寸土寸金的地方，不红他能占去一角建写字楼？不过太红了离黑就不远了嘛，这是辩证法。白小白说，我也是这次回来才听说这事，太可惜了，咱们还是应该相信领导方面会有更好更全面的考虑。耿亚红说，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吧，咱等着看着就是了。耿亚红看来掌握更多情况，报社人本来就消息灵通，她却欲言又止了。

白小白看一遍点好的菜单，“荞麦园”顾名思义以荞麦食品为特色，配菜也主要是些地方风味，当归煲土鸡、清炖黑山羊肉、老碗水库鱼、家养野猪肉，算是这里的特色菜，都已经点了。白小白说，换这地方不错，很不错，下回咱们再去朱蹄坊吧。白小白说

着压低了声音：你们知道不，朱蹄坊现在啥都有，除了大家常吃的各种蹄掌，还有不少神秘菜品，熊掌啊穿山甲啊都有呢！秦伊力急忙给白小白递眼色，还把停止转动的车钥匙竖在嘴上。耿亚红嘴一撇说，那不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么？白小白知道自己失口，忙解释说呵呵我也是听他们说的，谁知到底有没有呢，哎，你们谁吃过生肉，就是纯粹生吃的？白小白岔开话题也太快了，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她又说，我可是吃过的，一次把一个羊腿都快啃完了。耿亚红嘴一撇说，好吃吗？白小白说，不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，是把你饿没饿到那种地步。三年前我第一次去马栏县牧区，那时候不是啥经验都没有么，早上起来吃完早餐，包里装上两瓶矿泉水就往牧区跑，采访牧民，中午到了饭点儿，人却没有胃口，就想着晚些再吃，结果走到天黑才遇到另一户人家，实在是快要饿死了，一进门就先要吃的，女主人端了梯子，从阁楼里取下来一个风干的羊腿，这才要煮，我却等不及了，问她这能直接吃不。她说能，他们有时忙了，也会生吃的。我就捧了那羊腿啃起来，也不管那羊腿风干了像是木柴一样。白小白做出动作语言，双手在嘴前来回移动，像是吹口琴一样，接着说，原想着先垫垫饥，一啃起来却停不住了。耿亚红笑道，那还是说明好吃嘛。白小白说，那阵子还顾得上啥好吃不好吃呢，能吃饱不饿死就算不错了。你们都想不到我一下子吃了多少。见大家没人吭声，白小白说，一条羊腿竟然让我给啃完了，风干了的羊腿其实也没有多少肉的，不过现在想起来，还真不算难吃呢。

大家都笑。白小白是把这段故事当作她深入生活的一段佳话来说的，马川都听过无数遍了，还是跟着大家笑。秦伊力说，再甬说你那生吃羊肉了，影响人食欲。白小白笑道，好了不说了，咱先得把正事交代好了才要紧。从包里掏出一个透明的塑料文件袋，平展

展递给耿亚红说，耿主任，领导署名文章的打印稿给你，一下午就忙的这个，老大本人审签过的。大家透过文件袋，看到那文稿右上角粗黑笔迹签写着“元兴国”三个大字，没有写多余的字，只是一个签名，底下署着日期，“元”字那竖弯钩甩得老虎尾巴一样，霸气十足。耿亚红说，对了，这个你得给我，不然我咋个给报社交差呢？接过去看也不看，卷起来就往自己包里塞，竖着卷塞不进去，又横着卷了才硬塞进去。白小白说，这回的世界读书日，差点都疏忽过去了，我是在微信上看有人提到，才急忙往回赶。元书记一天到晚操着全市五百万人的心，这点心咱得替领导操上才是。耿亚红不冷不热似笑非笑说，替领导操心当然是好事，只是以后要操心的话，有些提前量才好。这明天就读书日了，老大署名的这类文章，虽说属于报社文艺部管，却是要上头版的，我今晚回去还得加班，跟头版编辑和版面编辑协调，撤稿换稿，每次他们都不高兴，好像我自己想要达到啥目的呢。这时菜也上齐，白小白说好的好的下次一定尽量提前，来来来咱们开吃吧，我先敬大家一杯！

三个女士喝的酸奶，白酒就只是马川跟第五剑两人喝。陈年的简装西凤酒，虽说不是茅台五粮液那样的高档名酒，上十年时间却使得它品质大增，酒液发黄发黏，可见当初是粮食酿造而不是勾兑的酒。第五剑让服务员把小酒盅收了，换上玻璃杯，咕嘟咕嘟先给一人倒了大半杯，一开始还跟马川晃晃杯子意思一下碰杯，后来就自顾自喝，小嘴抿，节奏频。他跟其他人不熟，大家说话也不插言，只是喝酒。马川的酒才喝了一少半，他已经见底了，又给自己倒上。这家伙平常倒是能喝点酒，马川也没顾上问，今天是咋了，这样喝法？

秦伊力手机响了，她接电话说了一连串“好的好的”，挂了电话跟白小白说，鄢市长打的，咱们八点前得回到体育馆去，鄢市长

要打网球，说是元书记可能也要来。白小白说，那咱们赶紧先吃点主食。叫了服务员过来，先要了两碗荞麦饅饅。然后跟大家说，你们不急，慢慢吃。没人应话，白小白又说，唉，当个领导也真不容易，成天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，伊力你注意了没有，元书记这段白头发多的，刚染了没几天就白刷刷冒出一层。秦伊力说，还说元书记呢，鄆市长才四十出头，白头发都多的，一丛一丛的。白小白说，元书记跟他夫人一周见面恐怕都是有数儿的，沈晶大美女在电视台也忙得不可开交，两人一个比一个忙。我就不知道人家沈大美女是怎么保养的，那么忙吧，却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了。耿亚红不吭声也不与说话人目光交流，有意把头压得更低似的，自顾吃饭。白小白说，鄆市长一个女人家，把自己弄得也太过朴素了，啥都不讲究，一年四季老是那么两件衣服，按说前面那个丈夫不争气，离婚也都离了，如今找了个大款，该穿就穿该讲究就讲究点，有他谁说的了啥呢？话音未落，一哥却没忍住笑出了声，差点喷出饭来：大款？噢……噢……大款，来来来，咱们喝酒！满桌人一惊，耿亚红也猛地把头抬高，挨个儿看着大家。一哥不管有没有人响应，自己端杯，猛灌下一大口酒。

白小白和秦伊力匆匆忙忙一人吃了一碗荞麦饅饅，边吃着白小白喊服务员过来，她要先把账结了。马川急忙起身拦挡，说你意思让我们也别吃了。白小白这才收手说，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那我就下次再补请，咱原班人马，朱蹄坊好不好？临走时又说，耿主任不好意思，那就没法送你回家了，我们得提前赶过去，在领导来之前在那里等着，你们就慢慢吃吧。耿亚红勉强笑道，我咋能回家，这不是还要去报社完成任务呢么，正说着她的手机响了，一接是女儿打来的，问她怎么还不回来，就隔着电话赔笑说不好意思妈妈又要加个班，一会儿就回来了，边说着也顾不上站起来告别，只是跟

白小白秦伊力摆了摆手。

耿亚红耐心跟女儿打完电话，给马川第五剑解释说，本来还跟女儿说好了的，今儿没事早早就回去，给她好好做顿饭吃，谁知凭空又冒出这么个事儿，人家给领导卖乖讨好呢，咱是给人垫背呢。马川觉得好像自己欠着耿亚红人情似的，连忙说，快多吃点菜吧。耿亚红举着筷子不动说，马老师，你领导刚才说的生吃羊肉那事，你啥看法？马川笑道，她说过多次了，应该是真的吧。耿亚红说，我倒是不怀疑她吃过生肉，只是觉得，一个本来就出身山区的人，要吃也是自小儿早都吃过，用不着非要等到如今，以深入生活的名义去吃，你说是不是？马川笑笑，没吭声。耿亚红说，马老师，你是真正能写的，怎么这些年反倒不写了，就显得你领导能？你知道不，我们前段儿到几个县跑采访，农村里的农家书屋，白小白的书简直是铺天盖地，数了数起码有十一二种，每个农家书屋都有几十本。人家买个书号，拿领导特批的经费一印几万册，再打着领导的幌子由有关部门往下分摊，银子哗哗进到自己账上。马老师你是写作人，你说那些东西新闻不是新闻，小说不是小说，非虚构不是非虚构，算个啥嘛！马川笑笑没吭声，端杯抿一口酒。耿亚红说，你主任女儿跟我女儿在一个班，叫尤一白，现在也以少年作家自居，省作协都加入了，这不初三马上中考了么，人家根本不当回事儿，成天描眉抹唇穿名牌的，隔三岔五就请所谓创作假，跟一帮人外出采风，功课一塌糊涂的，说是将来不用参加高考就能上名牌大学文学系的。这真是得着甜头了啊！咱也不知道人家这样教育孩子是咋想的。马川笑笑，又抿一口酒。第五剑提起酒瓶，揭底把剩下酒给他们两人分完。耿亚红说，哎，马老师我想问你，白小白十多年前从山区老家到长宁打工，你那时候认识她不？马川说，认识。我那时编《古渡》杂志，给她发过诗歌和小散文。耿亚红说，她去深圳

后你们还有联系没？马川说没有。耿亚红说，人家现在动不动跟人说她在深圳一家文化公司当老总如何如何，五马长缰绳地吹。我咋就听人说，她到那边先是当的坐台小姐呢。你不要问我听谁说的，反正不是我编造的，后来才认识了一个福建籍老板，傍上了，给那老板写传记，老板掏钱出版并且大肆宣传，在媒体很是热闹过一阵。这样就成了文化人了，老板后来专门为她注册了一个文化公司，她就是当然的总经理了。就靠着这样的资本，跟长宁市领导联系，毛遂自荐，要回到家乡为文化事业做出贡献，元那时候还是市长，一句话就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了，一回来先是当你们文创室主任，元后来这一当书记，又给挂了一个文联副主席，正儿八经副处了。后面这些过程，马老师你一本账啊！马川说，后面这些我知道。耿亚红说，前面那些你就不知道？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马川呵呵笑道，我啥都不知道的。耿亚红说，一个山里出来的初中生，人家现在副处了不说，还党校在职研究生。咱们好歹也算正儿八经大学本科毕业生，混得也太可怜了吧？马老师你当年也是国刊省刊到处发东西的人，怎么就不写了呢？马川说，没感觉了，主要还是心退了吧，觉得写那些没啥意思。急忙跟两人碰碰杯，说喝酒喝酒，亚红你喝饮料我俩喝酒！

耿亚红发泄完了也吃完了，她其实没吃多少。她说她得先走了，去报社给人家完成作业去。马川把耿亚红送到楼下，叫一辆出租车，抢着给司机面前的仪表台上放了十元钱车费，把她送走。

马川回到楼上，跟第五剑继续喝酒。第五剑庞然大物的身子，上厕所摇摇晃晃已是不稳当了，回来却强调两人要把杯中酒都喝完。三个女人他都不熟，前面也就只喝只听几乎没有说话，这阵子剩下他跟马川两个，他就又把话题扯到贾宝民身上，说马川你那个白主任刚说的话你听见了么。马川问，说啥？第五剑说，竟然把姓

贾的称大款，你说他个贼日的算哪门大款来着？我就不服气，他日他妈跟我一样不就是个抬尸的么，并且还是在我手下干的，凭啥现如今就人五人六的了？马川说，来来来，你说喝完咱就喝完，咱喝酒是图高兴哩，来回说他干啥？第五剑哈哈大笑，把马川举起的杯口摠住，说对着哩，咱为高兴来的，咱说高兴的。别以为哥们儿喝多了，你们刚才说的话，我都听着呢。那我现在问你一句话，你的领导白小白，我倒是感觉你蛮护着她的啊？马川笑道，女人家之间那些话，咱当男人的掺和啥？我总不能跟着耿亚红去附和么，对不对？第五剑说，咱不掺和那些话对着哩，那我现在问你这么个话：你不是说早都给她发稿子了么，你那时候没结婚，渴得学驴叫呢，你给我说实话你上过她没有？马川说，喝酒喝酒，胡扯啥呢！第五剑搂住马川肩膀说，不行，你必须说，你得让我听件高兴事。马川只好坦白说，上过，这下满意了吧？第五剑两眼放光说，真的假的？你不要哄我高兴。马川说，真的，不骗你，这下满意了吧。第五剑在马川背上捶一拳，说狗日的，对我弟妹肖芳的背叛，又多一项。马川说，啥背叛？那都是跟肖芳认识之前的事么。第五剑说，姓白的后来再回到长宁工作，你们还复习过功课没有？你这几年，老婆住丈人家给你把孩子带着，自由得神仙样。马川一脸认真，说没有绝对没有，你没看人家如今成天跟啥人打交道？书记啊市长啊的，都是重量级人物呢。再说也没有啥感觉了。第五剑哈哈大笑，说喝酒喝酒吧，干了干了，世上事情就是这么怪，过去你在人家上面，如今人家又在了你上面，哈哈哈……一瓶酒平均下来就是一人半斤，第五剑喝得要更多些。这家伙真是喝多了。

马川结完账，跟第五剑打的离开，马川在时代广场下车，想在那里再转转看看，也好消化消化肚里的食物和酒。第五剑继续坐车往北塬上去，他说他晚上也要加个班。火葬场就在北塬。第五剑干

的那份差事，除非他自己提说，马川从来不多问的。第五剑确实是个抬尸工。从纺织厂下岗以后，他就承包了火葬场捡尸送尸那一块业务，雇一帮人，一直干着那份营生。在马川的记忆中，第五剑轻易不跟人握手，想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时代广场已经有些临战气氛，执勤民警绕广场站成一圈。路边摆放一长溜消防车，公安执勤车来回穿梭，驱赶滞留车辆。交警清障车忙着把路边的停放车辆拖走。一辆顶着大喇叭的宣传车走走停停，反复播放着注意事项。广场上空升起五颜六色的悬浮气球，气球下拖拽着一条条红布标语，夜风中扭动如蛇，却是很有些喜庆气氛。在城市大广场做免费广告的时机，爆破公司怎能白白放过。马川仔细看那标语，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煞费了苦心的：“鹏程爆破，开拓新时空”，“精确所至，金石为开”，“精于秒杀，无坚不摧”，“沉默爆发，打回原形”，“石破天不惊，推陈可出新”，每条标语下端，无一例外印着爆破公司电话号码。

跳广场舞的大妈大叔们听说长龙大厦明天就不存在了，越发想要跳一场留念舞，拿手机相互拍照，与前来阻挡的执勤民警讨价还价软磨硬缠。一个白胖大妈说，唉，糟蹋太大了，成物不可损坏呢么，好端端个大楼咋就说拆就拆了？另一个皮肤黝黑的精瘦大妈说，就是呀！把咱活上十辈子也盖不起这么个楼呢。一个头戴白底黑圈轻便礼帽的大叔，嬉笑着凑到她俩面前，说就是就是，好端端个大楼咋就说拆就拆了呢，分给咱老百姓，够多少人一辈子吃不完呀！咱们没谁说不嘛，对不对？几个人嬉笑一团。白胖大妈说，还别说大楼了，这广场的树呀花呀的，让咱挖些回去也行啊，反正明天都埋水泥堆里了，角角落落栽的种的，哪样不是值钱货？精瘦大妈说，这么大个楼，咱具体也不懂，咋不咋也得几千万上亿的钱